

# 上官云珠传记

ZHONGGUO  
ZUOJIA  
YISHUJIA  
ZHUANJI  
WENXUE  
CONGSHU



## 上官云珠 生死录

中国作家艺术家  
文学传记丛书

上宮雲珠



上宮雲珠  
生死景

上宮雲珠  
生死景

# 上官云珠生死录

· 上官云珠传 ·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徐 靖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**书名 上官云珠生死录**

**作者 陆寿钧 林 谷**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7年3月第一版 开本787×960 1/32

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.625

印数 1—11,550 册 字数 162 千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5411—0082—3/1·82

统一书号：10374·379

定价：1.57元



上官云珠摄于1957年



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举行的庆祝“五一”  
国际劳动节晚会上与演员白杨(右三)、上官云珠  
(右二)、王丹凤(右一)、徐玉兰(右四),亲切交谈  
(1961年5月在上海)



上官云珠在《舞台姐妹》  
中饰演商菊花、

上官云珠  
在《乌鸦与麻雀》中饰演一  
教师的妻子  
(1950年)



上官云珠  
在《南岛风云》  
中饰女战士  
(1955年)



上官云珠  
在《丽人行》中  
饰纺织女工(中)  
(1949年)



上官云珠在  
《情长谊深》饰  
演女主角(1957年)



上官云珠在《枯木逢  
春》中饰演志妈妈  
(1961年)

上官云珠在《万家  
灯火》饰演女主角  
(1948年)

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生命开始走到尽头.....  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 | 短暂的童年和少女时代..... | ( 24 )  |
| 第三章  | 第一次手术.....      | ( 48 )  |
| 第四章  | 自身价值的朦胧认识.....  | ( 72 )  |
| 第五章  | 第二次手术.....      | ( 95 )  |
| 第六章  | 泥泞辛酸的个人奋斗之路...  | ( 118 ) |
| 第七章  | 世道为什么变得这样快..... | ( 147 ) |
| 第八章  | 她一生中辉煌的三年.....  | ( 166 ) |
| 第九章  | 在“历史的审判台”上..... | ( 194 ) |
| 第十章  | 欢乐与烦恼.....      | ( 219 ) |
| 第十一章 | 除夕之夜.....       | ( 239 ) |
| 第十二章 | 烦恼与欢乐.....      | ( 256 ) |
| 第十三章 | 生命的最后一天.....    | ( 269 ) |
| 第十四章 | 身后事.....        | ( 286 ) |
| 后 记  | .....           | ( 298 ) |

**附录:**

上官云珠年表..... ( 301 )

上官云珠作品年表..... ( 304 )

· 第一章 ·

# 生命开始走到尽头

(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一天)

(一)

“宗英，我给依讲个笑话好哇……”上官云珠把椅子往前挪了挪，没开讲，就先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笑得连连咳嗽。她喜欢与熟悉的人讲上海话，认为这样随便、自在、知己。

坐在靠窗的书桌前、正埋头在帮上官云珠修改“四清”思想小结的黄宗英，抬起脸，转对上官云珠，只朝她微微一笑，算是回答过了。然后，又伏案逐字酌句地推敲起来。上官云珠就是这么个样儿，大会、小会不善发言，而在知心的朋友面前，却有说不完的话，而且常爱说笑，往往话还没有说，就自个儿先笑开了。黄宗英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不理睬她，任她去笑。

“依要听哦？不听我不讲了！”上官云珠戏谑着威胁道。而说着此话时，却又把椅子往前挪

动了少许。

“我不正听着么，有啥好笑的快讲出来，当心憋死了，不值得！”

“那好，我讲。我讲了！”上官云珠又把椅子挪近了黄宗英一点，“阿拉搞四清的那个大队，种的都是水稻。依在浙江下过生活，依总晓得，水田里呀，蚂蝗成群结队。哎，依听着哇？听着，那好。……那个小沈依阿认得，刚从工厂调来的，北方人，壮实得象条牛。伊第一次在南方的水田里插秧，一下秧田呀，不到一小时晨光，不得了，脚上叮满了蚂蝗，黑黝黝的一片，吓得伊象丢了魂似地惊叫起来。伊丢下手里的秧苗，逃上了田埂，勿晓得哪能办好……咯咯……”上官云珠说话时，咳得厉害，连眼泪都咳了出来。

黄宗英放下笔，起身，给她的茶杯里添了点热水。然后，扬了扬她那双修长的凤眼，淡淡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好怕的，用手拍嘛！用手一拍，蚂蝗不就下来了？更没有啥可好笑的。看你咳成这个样子，还是别说了，喝口热茶，歇会儿。我这就改好了，哦！”黄宗英比上官云珠小几岁，但对她说起话来，却象哄小孩似的。

上官云珠不喝水，也不肯歇，她待一阵咳过后，用手拍擦去舌尖上带血丝的痰沫，又说了起来：“贫下中农也是这么教小沈的，他们七嘴八

舌地叫着，让伊用手去拍……。依猜小沈怎么了？伊一听用手拍，却不知啥个拍法，不去拍蚂蝗叮的周围，却用两个巴掌使劲地拍了起来……。贫下中农着急地喊着：‘脚，脚，快拍脚上！’小沈慌乱中没有听清，一边拍着巴掌，一边双脚又不停地乱跳，那个怪模样，真象电影里看到的非洲黑人歌舞，惹得大家笑得死去活来……”

上官云珠边说边学着这怪模样，最后“咯咯”地笑得直扑在黄宗英的身上。她连笑带咳，双眼又涌出了一大片泪水。

黄宗英也忍俊不禁地放下笔，抱着上官云珠大笑起来。她的双肩笑得不时地抽动着。

两位四十多岁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此时却象两个疯头怪脑的小女孩一样，无拘无束地开怀笑着。她们抱头笑了一会，又开分，各自捧腹大笑起来……

这是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一天，农历的大年初三。

那天，上官云珠循例来到座落在淮海路边的赵丹家。这回不单单是循例拜年，而主要是向赵丹、黄宗英夫妇辞行的。上官云珠从江西农村参加四清回沪作短期休假，次日即将重返那里，火车票都已拿到手了。那天，正巧赵丹有事外出，黄宗英一人在家里，上官云珠抓住时机，让黄宗英看自己写的思想小结，请她帮着顺顺句

子，修改一下。

黄宗英一直是上影演员剧团里大家公认的“女秀才”。解放十多年来，剧团里的总结啦，小节目啦，文艺晚会的幕间连接词啦，等等五花八门的文字任务，大都由她包办的；另外，剧团里姐妹们写的思想小结，请战书，志愿书，学习体会，深入生活的收获，演出经验，出国访问感想，领袖接见的幸福的回忆……也都循例向她请教，请她修改润色。这些不一定发表的文字，可都是姐妹们向党倾诉的衷肠，她们看得很重，尽量让黄宗英帮她们找到最确切的语言和文字，把心中最美的诗章献给党。五八年后，黄宗英离开上影演员剧团，转到文学部当了专业电影编剧，剧团里和熟识的姐妹们，仍然不放过她，有事还总要找到她家里，拉她的差。黄宗英也乐意干这类事，她认为，这是剧团和姐妹们对她的信任。同时，她也从中汲取了不少养料，开阔了自己的视野。

“后来呢，后来怎么样？”黄宗英好不容易平息下笑声，问道。

“怎么样？还不是我帮伊一条条拍下来的嘛！我边拍着伊的小腿，边教给伊方法。我说：

‘你啊，这么大的个头，怎么会败在几条小蚂蝗的身上？’小沈奇怪地问我：‘上官老师，您怎么还挺内行的？’伊问得很客气，但我知道，伊

从工厂来到我们剧团后，总认为自己出身好，是来改造我们、改变我们队伍的。对我们这等人啊，一向是看不起、敬而远之的，提防着我们会去腐蚀伊。这不，就是我帮伊拍蚂蝗时，伊也把身子朝后仰着，尽量离得我远些。伊总认为我们从旧社会来，满身都是污泥……。当时，我真想回伊一句：‘你真的以为我们长期脱离工农兵，什么都不知道？告诉你，我们走红时，不象报上吹的那么好；我们倒霉时，也不象报上批的那么坏！’可我没有说，我看着伊那被蚂蝗叮得血淋淋漓的双脚，心一软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‘我吗，从小也吃惯了苦……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阵子，我还带了户口去农村住过半年多呢！’伊听后，‘噢，噢，”了两声，直愣愣地看了我一眼……”

黄宗英听着这话，在房内踱了一圈。她回到桌边时，那细长的眉毛微微皱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没有作声。她在寻找恰当的语言。

上官云珠因为侧对着黄宗英，所以没有感觉到她的表情变化，“呱呱呱”地又说开了：“江西老俵们的生活真苦，解放十七年了，有的地方的贫下中农们还是破屋漏天，烂被盖身。由于不讲究卫生，痢痢特别多，生了病也吓处医；种的是大米，而自己却常吃些野菜、山笋汤；不少娃娃竟还赤身裸体，小伙子甚至姑娘们衣衫仍然破

烂不堪……。看看也真作孽啊！每当房东大娘把特意为我煮的大米稀饭端到我的面前时，我真想抱住伊大哭一场……。你知道吗？那里可是老革命根据地啊！在战争年代，老倭们流过多少血，献出过多少生命……。想想真咯……。不说别人，单我就从内心感到愧对他们呵……”她说，两眼早已发红，唏嘘着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沉默。

沉默。

“上官，看得出，你的这种对贫下中农和老区人民的关怀和热爱之情，在这份思想小结中充溢在字里行间。”黄宗英打破沉默，把桌上的一叠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纸，整整齐齐，交还给上官云珠，“真的，在你的这份思想小结中，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深厚的阶级感情，犀利的自我解剖……，看得出你是有了很大的进步。你写得比我好。对于我来说，看了这份小结，也得到了不少教育！”

“咯咯咯”，上官云珠听后开颜而笑，“依狄个女秀才呵，话讲得文皱皱，高帽子却给我戴了不少顶。我佢姐妹俩可不兴这个！来，爽气点，对我的小结谈谈问题！”上官云珠接过自己写的思想小结，满不在乎地往包里一塞，两眼催着黄宗英。

黄宗英并没有立即答话。她站起，又给上官云珠的茶杯里添了点热水。然后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《二十三条》的小册子来，翻到一页，指着上面用红笔划过的两行字，问道：“文件上这句话，不知你注意过没有？”

上官云珠凑过头来，迅速地扫了一眼黄宗英翻开的那页，问：“是不是这一句：‘这次运动的重点，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’？”

黄宗英默默地点点头。

“我当然注意了，《二十三条》我们不知学过多少遍呢！我背都快背出来了！”

“那干吗还要在自己的思想小结中，讲了那么多农村基层干部的好话？”

“实事求是！”

“你作死！”

“啊哎，宗英呀，依真格不承认，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吗？就拿我那房东大娘来说吧，伊丈夫在战争年代牺牲了，伊现在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、妇女队长。队里社员们一遇红白大事，夫妻吵架，小孩生病，揭不开锅，穿不上衣，都得找到伊门上。伊也总帮他们去想办法。伊一天到夜忙得要死，还不是与社员们一样，拿只值几毛钱的工分。伊走什么娘的资本主义道路？伊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我们一个月拿二、三百元钱的